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書傳輯録纂註卷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查善長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王慶長

謄録監生臣李鍾岳

欽定四庫全書

書傳輯錄纂註卷六

元　董鼎　撰

周官 成王訓廸百官史録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　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反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歳一見者三歳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事之官而未及師

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闕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

輯錄

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三少之官先生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為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輔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泰今遂以三公三少之

官為階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為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邪訛謬傳襲不復改正庚

纂註

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之書也洛誥周公還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周公教戒成王之書也周官成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是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而有君陳乃周公既沒之後又過此而有顧命乃其身將沒之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新安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廸而已施行之書也分只當據周官以觧周官其與周禮未脗合處

姑略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為周公尚在此亦以亡書序及君陳挨排而意之耳未見其必然也深玩周官文意周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驕侈戒卿士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萬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為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於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

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代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纂註 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綿力小才所能運量非薄物細故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孱主耳今撫萬邦至罔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於宗周董正治官訓恉裁正品式隨具本末內外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覲文王之耿光揚武王之大烈乎新安陳氏曰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即九服而以內五服並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五服九州外以內五服並畿內為六正與侯甸男邦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耳無不同也又案成王巡狩征討綏御之大力量如此可謂能以周公詰戎兵陟禹迹行天下至海表罔不服之言而真見之行事矣周公宗臣成王賢君蓋兩得之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

曰唐

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次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於內州牧侯伯總治於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庶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簡官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纂註張氏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為八政至周合為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逮及時是若順也成王祗勤於德早夜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纂註

張氏曰仰惟前代時若即前所謂若昔大猷也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廸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訓廸之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玆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三公非始於此立為周家定制則始於此也賈誼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所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燮理者和調之也非經綸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無迹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論道孤弘化公

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纂註

孔氏曰師天子所師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孤卑於公尊於卿特置此三者副貳三公弘大道化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為師保而太傅無聞周公沒召公仍為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為冢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同召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是時召公為保兼冢宰芮伯為司徒彤伯為宗伯畢公為司馬皆是以三公兼之衛侯康叔為司寇毛公為司空審如是則三公多是六卿兼之但其人足以兼公則加其公之職位無其人則止為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焉而已而六卿自若也要之成周以三公三孤待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陰陽以氣言天地以形言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

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予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與孤言之而公之職反不與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新安陳氏曰文王時太公已為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為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貳公弘化蓋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弘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為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於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纂註

鄭氏曰山頂曰冢呂氏曰三公三孤天子所與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六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一所操至簡也所調齊者非人人而稱量之也大與之為大小與之為小所居至

易也明乎簡易之道相業與餘蘊矣復齋董氏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禮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六典大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之屬莫非治也新安胡氏曰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各為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禮兵刑土之並舉其職而後可以治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掌職如此

纂註陳氏大猷曰徒衆也主民衆故稱司徒呂氏曰擾者馴習而熟之拊摩而入之畜養而寬之之謂張氏曰擾猶擾龍之擾馴習而安之也新安胡氏曰擾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舜典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為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

合樂於禮官謂之和和

纂註

孔氏曰春官卿云云及國之言凶軍賓嘉五禮禮所以辨者蓋以樂而言也上下定民志上下辨民志定則和矣呂氏曰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也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者也一失其禮則僭亂諂妄而瀆乎神陵犯乖爭而悖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乎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彊不得陵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纂註

呂氏曰自夏命胤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則邦政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政獨戎政謂之政何也天下無事寓兵於農然後賦役百為始有所施是固政之所從出也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繫焉其為政之大固不待論矣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

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秋官卿主寇盜法禁羣行攻刼曰寇詰姦慝刑彊暴作亂者掌刑不曰刑而曰禁者禁於未然也呂氏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推鞫窮詰而求其情也暴亂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纂註陳氏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之美意禁民使不為惡而非以虐民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案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纂註陳氏大猷曰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冢宰之後司徒次之教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之和之而猶有不率者則大者加以甲兵小者加以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以司空之居民終焉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

阜成兆民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洽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案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並數之為六者綱在網中也乾坤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五卿並列於六職也

纂註 呂氏曰冢宰列於九卿綱固在網之中而首非處身之外也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自內而達之外九牧各率其州之諸侯以應六卿之令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浹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新安胡氏曰成周以六卿倡九牧亦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平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治天下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

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䟽數異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纂註

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矣繼以朝覲巡狩之制所以振其綱也卿牧倡和固有體統然多歷年歲非時有以振之豈無壅滯而不達乎六年一朝所以達其壅也豈無廢壞而不修乎又六年王時巡至大明黜陟所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也嘗一見於虞書後千餘年復出於此驗其䟽數而世之升降事之繁簡與衛之多寡用度之豐約與夫成王觀會通以行其典禮者皆可得而推矣張氏曰周官行人之職曰侯服歲一見其貢祀物甸服二歲一見其貢嬪物男服三歲一見其貢器物采服四歲一見其貢服物衛服五歲一見其貢材物要服六

歲一見其貢賦物是六年六服各一朝也今止言五服者要服不必其來周官又云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國是五服已更兩朝矣林氏曰大明黜陟即王制所謂不敬者削君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於民者加地進律是也此皆斟酌舜事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時兵衛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廸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欲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

纂註 呂氏曰戒以審令於未出之前

令出則惟行而不可反矣令之大者固出於居百司庶府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王氏曰令出而反民輕上而不信令矣然必謹出令不至於反蘇氏曰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新安陳氏曰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私者純乎公理而私欲淨盡之謂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者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皆須勘破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精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入法並任而任入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入臨事而議以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令律令而已入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聞有所闕豈非入法兼行吏猶得臨事而議乎今律令之外科條數萬而不足於用有司請立新法者日並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

纂註

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故曰以制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即前日所學之成法也陳氏大猷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為師法呂氏曰有疑則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忽失之不及忽失之過荒其政均也既歷數莅官之病復勉以學之不可已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墻始猶以才力營之漸多則不勝其煩矣新安陳氏曰成王訓官以學

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議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王荆公是已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為師也不學則於理不明惟見其煩擾而已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克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蹈後艱矣

纂註

陳氏大猷曰事之所成為功職之所務為業如士業於學學問思辨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矣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功成矣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志立而其

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惰而狹小如築臺然安有基址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林氏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賁育之狐疑不若童子之必至所以貴於果斷也志非果斷則不立勤非果斷則易倦新安陳氏曰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上文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居是位當知所以恭饗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當有實得於已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為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為侈亦適

纂註

呂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

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偽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祇畏苟不知祇畏則入於可畏之中矣後之患失者與思危相似然思危者以寵利為憂患失者以寵利為樂所存大不同也

纂註 新安胡氏曰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王氏曰道二義利而已推賢讓能所以為義大臣出於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能所以為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利此庶官所以爭而不和庶官不和則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纂註 新安陳氏曰以上成王畫一以教戒卿士言言精當脫佶屈聱牙而得此

猶勿務之悅口云　愚謂因所稱舉之賢否益足以見我之賢否則推人之賢乃我之賢也讓人之能乃我之能也為人臣者以是觀之必無媢賢嫉能之事賢者有所勸而不肖者亦可以自警矣　王曰嗚呼

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中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具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

纂註

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各敬爾官以治爾政即前所謂欽乃攸同也統而言之惟在於輔君以永安民耳陳氏大猷曰前言阜成兆民指當時言此言永康兆民期於永久也新安陳氏曰上文戒卿士而不及公孤公孫德尊望重非有待於戒勑也篇終責望之辭不免上列三公者三公惟德尊望重不無待於表率也諸家多以三事為三公詩曰三事大夫漢魏以來史云位登

三事皆指為三公云　愚謂唐虞建官庶政和萬國寧我周建官庶政之和亦若是則我周萬邦之寧者其有厥數乎此成王歸于宗周不暇他及而汲汲於董正治官以國家紀綱所在根本所關至不輕也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之周公既沒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辭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今文無古文有

纂註

夏氏曰必封國為君乃稱君李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貴之也鄭氏註中庸云君陳周公子葵初王氏曰觀篇中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與畢命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語意略同不見君陳為周公之子使是其子則當如微子之命云殷王元子乃祖成湯康誥云朕其弟酒誥云乃穆考文王蔡仲之命云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此書中命體大抵然也今不曰爾考周公而但

與畢命同稱周公若言他人耳周公以王叔父有大勳勞於天下安有命其子以繼父職獨無一語及父子相繼以寵之乎呂氏曰此篇戒勑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見君陳蓋新進者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已無不盡繼其後者不必創為新政以駭之惟一循周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陳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之訓無忿疾無求備有忍有容則東郊之民耳目不駭常如周公之在其左右安靜怗息可前卜也此命君陳之大吉也宜康王曰惟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

子曰居家理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為近郊自王城言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為東郊

纂註

呂氏曰令德即孝恭也令者所以形容孝恭之粹美孝恭者所以指其德之實也真氏曰惟孝者必友不友于兄弟則戚其親之心非孝矣詩曰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蓋如此　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於民彝汨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所以正其本又曰王化頑民不求威猛剛克之臣而屬之孝恭孝友之君陳仁哉新安陳氏曰治洛化商民為重故君陳畢命皆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敬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之往但當謹其所司

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既没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纂註 呂氏曰民深懷周公之德苟君陳一事少異於公之初一法少變於公之舊則觀聽疑駭民不可得而治矣新安陳氏曰化商之要莫大于法周公爾今所司即周公之舊所司也周公之訓即公舊日所以師保萬民者也繼公所司之職以化公所化之民豈可少異於公之訓乎曰慎曰懋上文所謂欽哉者莫大於是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為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

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苾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苾芬者寔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周為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形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萎薾徒為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為政之功孰能與於斯

纂註

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則曰至治馨香協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則曰刑發聞惟腥醜羶穢德之彰聞猶腥臭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譽謂之流芳惡聲為之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為至治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合而為一者也但使黍稷之苾芬可以為馨香則隋之粢盛豐備虞之享祀豐潔亦可以感神明矣

王意謂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哉式時猷訓孜孜無逸豫上文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即此是也、愚謂益贊禹曰惟德動天至諴感神周公化商之訓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幽遠難通莫天與神若猶可以德感動況苗民商民乎周公與益之言其意一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

纂註

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　愚謂秉彝好德誰無是心故未見聖若不克見者凡人皆然而志氣昏惰不能自彊者又多見聖而亦不克由聖也孔門弟子朝夕遊從尚有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也之歎況他人乎然學者不得為聖人特一身之病耳君陳繼周公

之後撫周公之民而不能用周公之化殷頑苟有不服豈不大為國家之病乎又爾所當戒也風之動物也妙於無迹草之從風也亦不知其然而然所謂神而化之使民宜之者誠在君陳自求之周公而已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

師衆

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乎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周公之訓所不可易至於政則謹始和中由俗而革或當廢或當興必出謀之國人入謀之左右呂氏曰廢興者非更革周公之法蓋政事舉措之間斟酌權量以求其當而已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

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甚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聞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為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為成王歟

纂註

陳氏大猷曰臣人猶言人臣王氏炎曰良言其善顯言其善之昭著也呂氏曰此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君陳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則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己之善而皆歸之於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乎真氏曰善則稱君舍美從王此義乃人臣自處者所當知若君以是語其臣則不可也漢高帝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衛尉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為萬世法呂氏說亦回

護之辭耳新安陳氏曰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已而有嘉謀嘉猷云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以善言上聞而君不我違使得行之於外非有德之君不能若此此乃人臣宣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成王非欲臣之譽已蓋欲君陳審謀猷以見之設施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又案成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有是也葛真之疑亦未為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為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豪髮不於人而於已是私意也非公意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纂註呂氏

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為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又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常人欲為防閑則多失之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和孔氏曰無倚法制以行刻削之政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不可不遵然未言今日治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其下則言不幸入於法者待之當如此姦宄敗亂又非此比故三細不宥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已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為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

有弗若于

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其有不順於汝之政不化於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斁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纂註孔氏曰罪雖小三犯不赦所以絶惡原　唐孔氏曰言三者再猶可赦也新安胡氏曰姦宄敗常亂俗自難分為三故孔氏只作三犯其即刑故無小怙終賊刑之意歟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纂註陳氏曰頑不率教者不可忿疾之率教者則當奬拔之然不可以求備下文分言之必有忍至德乃大即無忿疾于頑之意簡厥脩至率其或不良即無求備之意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

大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

纂註林氏曰忍者勉强而行人與已猶二容者自然而然人已渾乎為一矣自有忍而允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德成矣又曰句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矣其何以濟湯之於葛文王於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侯氏曰無忿疾于頑有忍者也無求備于一夫有容者也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王氏曰脩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脩與不脩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纂註林氏曰殷民雖染紂之惡然亦已薰陶於周公之訓故有脩者亦有不脩者有良者亦有不良者以其或已化或未化故也陳氏大猷曰脩者方脩於善良

者已進於善夏氏曰脩者簡別之不使與不脩者混不脩者亦簡別之不使與脩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選其能自脩而至於為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脩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者也新安胡氏曰脩不脩皆可簡別故不脩者亦以簡言惟良者可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下語所以不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為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薄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為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

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葢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已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纂註

孔氏曰人主不可不慎所好夏氏曰向之厚者雖化而為薄而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能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為厚而躋於大道者呂氏曰化之博福之厚名之長所以致之不出於敬典在德而已東郊之命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觀康誥所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風俗之薄可知君陳欲藥其病惟敬典在德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偕之大道此人君之福也鄭氏景望曰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自謂膺受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之化為說然則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實乎

天保報上受福之詩也其詩曰羣黎百姓徧為爾德詩之意即成康之意新安陳氏曰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是即從厥攸好商民未化原於昧天叙之典惟敬天叙之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友之君陳能之君陳厚於天叙之典久矣成王即其所素履以勉之也其成和中之化也亦宜益德者化商民之本敬者又以德化商民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已矣德有諸已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捨敬吾何以觀之哉

顧命

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為篇謂之顧命者鄭玄云回首曰顧臨死回顧而發命也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纂註 呂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

也成王力疾臨廣朝而命之二公受遺率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而嚴大寶也世稱漢武帝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為知人抑不知所謂大臣者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為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託孤所謂受遺蓋其一職也武帝垂歿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用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衮冕憑玉几以發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

也冢宰第一召公領之司徒第二芮伯為之宗伯第三彤伯為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為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為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率其屬 輯錄 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

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如曰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名公與畢公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為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説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事漢時太傅亦無官屬 書說

纂註 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唐孔氏曰漢律歷志成王即位三十年四月庚戌朔十五日甲子哉生魄即引此顧命之文此劉歆說也孔以為十六日則不與歆同矣下云彌留則疾已多日甲子是發命之日耳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

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其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　夏氏曰漢志言哉生魄即甲子日恐不然武成言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今此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其為何日也　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奥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殁固惘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陳氏曰加朝服拖紳孔子疾不敢以褻服見君也此即成王不敢以褻服臨臣也　林氏曰後世人君將託後嗣獨引親信入受遺詔謂之顧命之臣漢唐末國嗣多立於宦或有夜半禁中出片紙以某人為嗣羣臣拱手莫敢違雖有嫡嗣不能屬於大臣倉卒之際廢立紛然顧命之書誠萬世之法　孔氏悉見傳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予審訓命

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歎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言曰病纂註夏氏曰恐其既死則不得出誓以言嗣續之事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言文武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教條則民皆服習而不違天下化之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於周也輯錄問奠麗陳教則肄麗字據孔氏音力馳反施也諸家多作附麗之麗謂土著也奠麗謂養之陳教謂教之未知其說如何其竊謂從孔氏說亦自平直奠麗者謂定其所施之號令也陳教則陳其所以教之之道也肄或訓勞或訓習愚意謂從習為長未敢自決先生曰前篇有以麗訓刑者肄當訓習答潘子善纂註孔氏曰定天命施陳教則勤勞文武定命

陳教雖勞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為周成其大命　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侗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嗣守文武大訓而無敢昏逾天威天命也大訓述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

纂註夏氏曰今天降疾甚危殆王業以艱難而成成王今既死則艱難之業將責之康王矣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

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又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蓋亦深矣 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輯錄

問非幾幾字多訓危竊謂幾即事也猶萬幾之幾冒貢於非幾謂冒進於非所當為之事未知是否先生曰幾

者事之微也答潘子善

纂註

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新安胡氏曰自亂威儀如燕喪威儀亂即喪也 呂氏曰凡人有輕躁縱肆或踰其則乃人自亂其威儀天則本未嘗亂也 新安陳氏曰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如出一律其間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其流派於洙泗者歟

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懸東首於北牖下是也於其明日王崩

纂註

復齋董氏曰周禮射人掌國之三公三孤卿大夫之位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此受命還謂還就此位也王氏曰綴衣其衣連綴帷幄之屬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幄上承塵曰帟庭路寢之庭唐孔氏曰王先在幄帳中發命訖反寢處遂徹出之將欲為死備也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二叔流

言王不無疑則其性非卓然高明也臨歿之際乃能如此得非周召師保輔翼教誨有以養成其德意誠心正雖死生之際而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帝王之學也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于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

為天子虎賁氏延引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冢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太子釗於路寢門外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勳戚顯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幽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閽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

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纂註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林氏曰太保命二臣於呂伋處取干戈持之以統率百虎賁逆太子桓毛以冢宰之命而後同於奉迎齊侯又以冢宰之命而後授之兵衛姦邪何自而萌哉王氏曰稱子者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之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當是本在內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丁卯命作冊度命史為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纂註復齋董氏曰成王命周公留後康王命畢公保釐皆作冊此將以父命傳子故亦作冊陳氏大猷曰成王雖有遺命未有冊書將傳之康王故作冊書紀先王之言以授之因並作受冊法度下文升階即位及受同祭饗等其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伯相召公也名公以西伯為相須取也命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纂註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數天子

七日而殯於死為八日癸酉者殯之明日也王氏肅曰召公為方伯居冢宰故又曰伯相薛氏曰士山虞匠人之屬命士致村木須待以供凡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訖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南宮毛又曰命作冊度又曰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也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人設階𧖴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為斧文者設黼扆幄帳如成王生存之日也

纂註

唐孔氏曰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相命不言命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為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

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覲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繒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

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凶事仍几是也

纂註 呂氏曰牖序夾房階塾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嚮就路寢牖間南嚮設此座也間者牖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即當宁之所

西序東嚮敷重厎席綴純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厎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纂註 呂氏曰就路寢西廂設座東嚮也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筍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纂註 呂氏曰就路寢東廂設座西嚮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粉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前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為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坐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

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篹註夏氏曰廂之夾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房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太室西夾南嚮益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　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為席也

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兑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玉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兑和皆古之巧工垂舜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

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呂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毅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為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揚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此陳先王世傳之寶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王五重陳寶總言之下復分別焉王一雙曰重古雙玉為瑴圖玉曰璧銳上曰圭琰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王氏曰宗社守器明前王所守後王所受皆在是也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為最貴金輅以封同姓為次之象

輅以封異姓為又次之革輅以封四衛為又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為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為先輅則革輅象輅為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輅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為常禮也又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為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纂註　爾雅阼階主階也鄭氏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夏氏曰階面者據人在堂上面嚮南方比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蕃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蕃在門內之西以塾在堂之前故自內嚮外言之雖在西自外向內言之實在左也次輅在右塾之前蕃在門內之東自內嚮外言之雖在東自外嚮內言之實在右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考禮記周人殯

於西階之上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戺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瞿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為之惠三隅矛路寢門一名畢門上刃刃外嚮也堂廉曰戺冕大夫服劉鉞屬戣瞿皆戟屬銳當作鈗説文曰鈗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鈗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階之階上也呂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守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陛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

而周廬陛楯或環以椎埋嚚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纂註

孔氏曰側階北下階上唐孔氏曰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堂稜鄭王皆以側階為東下階然立於東垂者已在東下階上何由此人復共並立故傳以為北下階上謂當北階北階則惟堂北一階而已側猶特也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夏氏曰四人既立於東西廂之前堂二人又立於東西廂堂上之遠地則堂之南宿衛備矣故此一人冕執鋭立於堂北之特階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陳氏曰自設黼扆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前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嗣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前王委重投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祇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前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俯

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望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自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纂註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稱氏曰麻冕之裳西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隮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復齋董氏曰孔氏以卿士為公卿大夫案左傳鄭武公為平王卿士洪範曰卿士為月則卿士指朝之執政者而言唐孔氏曰禮祭服皆玄衣纁裳纁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

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册命太宗宗伯也彤纁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册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酢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阼階太史以册命御王故特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凡王所臨所服用皆曰御

纂註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主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册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卞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成王顧命之言書之

冊矣此太史口陳者也皇大后君也言大君成王力疾親憑玉几道揚臨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者父前子名之義卞法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率循大卞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答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也竊意冊命中必述成王命召畢之因載顧命之語史畧其前之已見者而獨載此口陳語也

王再拜興答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答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答皆於是致意焉

纂註 陳氏大猷曰其未定之辭新安胡氏曰如父祖治四方本孔氏然終

可疑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受瑁為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纂註

林氏曰受瑁必授之人受同則以祭鄭氏曰釋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肅為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於神座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王肅以咤為奠爵經典無此咤字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嚌示飲而實不忍也唐孔氏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新安陳氏曰咤有兩說孔氏以為奠爵諸儒多因之蘇氏以為至齒不飲與嚌同義初疑咤從口意蘇說為是及考字書方知咤與吒同叱怒也禮記無咤食亦怒也詫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詫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有云說文作詫由此觀之則咤訓奠

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此處何為君咤而臣嚌且與呂氏太保飲福不甘味王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祼尸太宗執璋瓚亞祼報祭亦亞祼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答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供王故宗人供太保

纂註

新安胡氏曰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之亞獻也王祭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已已傳顧命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纂註新安陳氏曰王答拜蔡則曰代尸拜王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紛揣度要之王答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柩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為喪主立柩前其答拜禮亦宜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哉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士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

纂註新安陳氏曰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言日其在癸酉後必矣曷不如後世嗣君當日於柩前即位而涉旬日乎曰君薨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尚矣有召公為冢宰以攝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

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當危疑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為來世法

康王之誥今文古文皆有但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今文合於顧命 輯錄命今除却序文讀著則文勢自相接連道夫

王出在應門之内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黄朱賔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内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臯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

路門外則應門之内蓋内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陜以東周公主之自陜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西方諸侯蓋西伯舊職畢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為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於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為廷實或曰黃朱若篚厥玄黃之類賓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為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吳氏曰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為後也蓋為後者拜不拜故未為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為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為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為後也且純乎吉也答拜既正其為後且知其以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

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殷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與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

纂註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蘇氏曰康王生長富貴告以文王羑里之難欲其知創業之艱難也新安胡氏曰羑若不如闕疑張氏曰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於西土示不忘本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令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

成王初崩未葬未謚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令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戎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得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若導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宴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墜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讎上下苟安甚至於口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勝歎哉

輯錄 銖問太保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為賞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古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則是整理民衆底意思

纂註 張氏曰令王繼新陟王惟敬而已敬則歷年不

敬則早墜此召公平生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然有疑焉新王即位元老大臣當以道德進戒乃先區區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也施於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之於新王之前也孔氏曰高德之祖寡有之命 一說高祖猶說命高后此謂文王也新安陳氏曰周以仁厚立國太平之从其流弊易至於弛而弱弊政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矣是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冊膠楚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内康王在喪故稱名春秋嗣王在喪亦書名也】

【纂註林氏曰報誥者諸侯戒我故我以誥報之報答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

咎厎至齊信用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丕平富者溥博均平薄斂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厎至者推行而厎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厎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内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於天下益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熊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天此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求助羣臣諸侯之意

纂註　新安胡氏曰王資助於諸侯而首述文武得熊羆勇士不二心忠臣之助者蓋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曁

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於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耻也

纂註

林氏曰諸侯祖父嘗臣服於周先王今汝當相與顧安之顧謂顧念而不忘則先公在天之靈於是安矣呂氏曰當相與顧先王建侯樹屏之意撫綏爾先公所遺之臣民以服事我先王先王往矣今所事者康王而猶曰服於先王者天下非康王之天下乃文武之天下亦猶臣非諸侯之臣乃先公之臣皆不可認爲已有也 一說庶幾相暨及顧念我以安爾祖父臣服於先王之心呂氏曰戒之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而時位則殊

厥若者諸侯之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順者矣林氏曰鞠子未離鞠養之嗣子康王自謂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歟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嫂非溺終不援也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者曰成王顧命不可以不傳既傳不可以喪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册授王於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諫哭踊答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産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

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玉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足以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纂註

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袞冕受虎賁之逆于南門之外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為禮之變獨蘇氏以為失禮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 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 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國為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為已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 荅潘子善 康王釋斬衰而服袞冕於禮

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

纂註

復齋董氏曰或疑君前不宜行私禮前相揖而進戒猶有說也將趨出而相揖成何禮哉所以王氏以相爲擯相之相謂既進相者揖之乃拜既受命相者又揖之乃出其說亦通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焉春秋猶有可考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内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焉然則成王始殯而康王即内朝以見諸侯禮與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不同事子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亦明矣魯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

於吉凶之服如此非服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猶有三監淮夷殷民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諸侯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為常禮則不可以為非禮則亦不可傳及後世卒不能奪康王之為然後知二書之錄於經非孔子不能權之於道以盡萬世之變也呂氏曰舜除堯喪格廟而咨岳牧成王除武王喪朝廟而訪羣臣皆百代之正禮然成湯方歿伊尹遽偕侯甸羣后以訓太甲禮固有時而變也說者不疑太甲受伊尹之訓於居憂之時乃疑康王受召畢諸侯之戒於宅恤之日過矣復齋董氏曰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乃在三祀之十有二月是時三年之喪畢去凶即吉禮之常也伊訓所謂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乃太

甲居仲壬之喪伊尹攝政則祭於湯廟者伊尹也援此為證恐未為安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嘗疑之其嘗以問之鄉先生鄉先生曰惜乎東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者豈不知禮葢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於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葢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新安陳氏曰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呂陳氏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廹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徵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

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左率東方諸侯入右則徽召於旣崩之餘翕集於一句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辭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復齋援伊尹事謂祠先王者伊尹攝行固然矣然奉嗣王祗見厥祖即其下一句不知伊尹奉太甲廟見成湯其凶服乎抑吉服乎證之朱子之說當制禮職一條固主蘇氏答潘子善一條未嘗必主蘇氏但未知二說孰先孰後耳莫若兩存之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偽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

纂註 呂氏曰周公始遷商

民戒長治者不忌於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商民寖服周化故簡脩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為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葢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為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釐即下文旌别淑慝之謂葢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曰釐雖有辨别分理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為釐葢有欲並生

哉之意

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徳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為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徳於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歴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子曰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歴三紀世巳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為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為政者當今之政旌别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

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益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垂衣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叙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

纂註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大事必勤矣故舉此以為畢公之善晉語言文王之事云詢於八虞訪於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是畢公文王之世已為大臣也呂氏曰畢公天下大老康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益以成德自居則止矣於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惟勉於德者貫稚耄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新安胡氏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

所以愈見其懋德之誠也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者也　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闒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葢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若新進者至於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厲頑立懦敦薄厲偷如太山喬岳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以不必勤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時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胥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屈公以行也　旌别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

郊圻愼固封守以康四海 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爲善者而病其爲不善者以樹立爲善者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率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郊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爲惡之禍而慕爲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緝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王畿安則四海安矣

纂註 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孔氏以旌爲識王氏曰彰善者而著之則惡者恥其不若然則惡者病矣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將傳百世而未

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存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率者殊其井疆豈眞欲絕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爲惡者衆或以召亂矣因區別里閭遂並郊圻封守而整齊之公其念哉當以渾厚敦樸鎮之也　新安陳氏曰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純一辭令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則尤爲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秦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相高其獘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

下土崩今以啚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而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公者也

纂註 夏氏曰體則具於理而無不足要則簡而亦不至於有餘謂辭理足而簡約也政辭如此皆不好異者能之政而好異則悅須臾而厭持久不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能體要 唐孔氏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

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蔑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族者發之

纂註 孔氏曰陵有德陳氏曰陵者陵遲也家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所遷豈多世祿之家歟

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侉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

呂氏曰殷士憑藉光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爲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羞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侉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侉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纂註

陳氏經曰人之心莫難收於已放之時尤莫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知所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爲難也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之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又言閑之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於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

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爲訓是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稽古以爲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爲訓於何以爲訓乎

纂註

陳氏大猷曰不由古人德義之訓以訓之是非德之德非義之義也如老氏以清靜爲德楊氏以爲我爲義何以爲訓乎新安陳氏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滅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至是盡矣陳氏經曰君陳尚有辟以止辟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而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是時四方無虞矣蕞爾殷民化訓三紀之餘亦何足慮而康王拳拳以邦之安

危惟繫於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哉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鑒之不剛不柔其德信乎

纂註

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以剛制之則必怨慮其難制而以柔遇之則必玩惟不偏於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脩而商人化矣呂氏曰始皇以安危繫於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繫於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葉氏曰不剛不柔即寬而有制從容以和之意周公君陳畢公非有意於同同合於道耳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預期之也三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畿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

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濟之若出於一時若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

輯錄

祍衣衿也左祍夷狄之俗語註

纂註

張氏曰三后猶四時之序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聖賢之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其心與道則無始中終之異謂之洽謂之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遽能如此哉商民蕞爾甚微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之身遠而畢公之子孫皆有賴於此可見周家以化商民為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

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勲德之除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愼厥事欽

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蘇氏曰曰弗克者畏其難而不敢爲者也曰民寡者易其事以爲不足爲者也

前政周公君陳也

纂註張氏曰覸周公之處商民其忠厚仁恕激勵之方非後人可及也在白起項羽處之則坑之矣若晉武符堅處之則有劉元海慕容垂之亂矣周公肯爲此乎嗚呼殺之既不可用之又不可於是遷之洛邑使日見周之仁政日聞周之仁聲日親周之仁人君子優游涵養以變易其不服之心如此者三十六年矣難化者或老或死已化者方少方生於是時也得不有激厲之方以一新其耳目爲永久之計乎君陳分正固其兆矣至於畢公乃曉然旌别淑慝使善惡有所勸戒又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使姦者無所覬而居者常慮危抑又思風俗之根本在於世祿之家乃訓之使皆由於德義既有善惡之分以起其心又有德義之訓以美其俗則非特中國尊榮而四夷亦皆受其賜矣皆周公經營之君陳祖述之而

畢公成就之也三后協心同底于道豈虛辭哉愚謂或曰成湯革夏未幾繼以太甲敗度敗禮伊尹居之桐者三年夏之餘民帖然安靜伊尹輔商不見有區處夏人事何其易也武王克商繼以武庚之叛周公成王康王所以區處殷人今見於大誥洛誥多士多方君陳畢命諸書何其難也豈夏之民醇至商獨頑歟得非湯僅放桀武王乃殺紂成王又殺武庚商之餘民豈無忠臣義士為之痛心疾首者乎況又辟管叔於商骨肉至親尚猶不免何以服讎民哉所以紛紛久而不定歟愚曰不然湯武於桀紂同謂之伐桀敗而遁因放之桀紂敗而死遂謂之殺乃紂罪浮於桀非武不仁於湯也紂既死立其子以奉其祀終武之世無叛意武崩成幼管蔡流言以王室至親反牽前代餘孽以叛由此一動而不復靜則管叔之罪也故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茲謂亂始於汝而禍延於我管叔不叛則武庚不誅以此不服而非讎於武王成王也然其所以久而未革者則

以殷俗尚質其弊也易惑而難曉盤庚遷都為民利耳浮言胥動至煩三書之訓諭猶父兄之訓子弟尚且如是況視鄰人為讎者於其言肯遽從乎雖然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錮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嗚呼仁哉嗚呼仁哉

君牙

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

輯錄 浮問君牙冏命等篇見得穆王氣象甚好而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意如何先生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之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周官蔡仲之命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觀之可見

纂註 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

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爲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贅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爲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纂註新安胡氏曰先王或作先正孔註亦惟父祖之臣正作先正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是作先正姑從孔註今命爾予翼

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正也中也民則之體而人之所同然也正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周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纂註葉氏曰示以正在身復其中在心此言教之本張氏曰和民則在我而已惟正與中民則和矣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以其截然而不可越謂之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

身與心正者容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强脩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穆王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感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敦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敎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哉者歎小民之誠為艱難也思念其難以圖其易民乃安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

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烈功也丕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咸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答配匹也前人君牙祖父纂

註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業張氏曰先王指成康新安陳氏曰光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為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寛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語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敷五教在寛也此曰敬明乃訓敬敷五教也帝舜此言豈惟穆王不能易萬世掌教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兹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先正君牙祖父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乂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纘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邪

纂註 蘇氏曰先正周召畢公之徒愚謂司徒職在掌教敷五典擾兆民所當爲也蓋必先教之以倫理明然後治之而爭奪息苟非以教化爲急先務則爲之民者冥行罔覺卒犯刑辟是所謂罔民以陷罪也爲民父母豈忍爲之哉穆王畀其侈心所至將有車轍馬迹而猶知以大司徒爲重此所以雖荒而不至於亡歟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呂氏曰陪僕暬御之臣後世視

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歎綴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始重穆王之用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畧等其知本哉

纂註

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之世君弒而賊不討也王終無憤耻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惨怛之意但曰嗣先王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以祈招之詩收王放心王其不沒乎張氏曰伯冏之爲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三復斯篇其言殷勤懇惻何也曰唐德宗何人哉陸贄作奉天詔書山東父老爲之感泣則三篇之命豈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脩辭立誠以勸

屬其臣下歟復齋董氏曰夫子何爲録之曰聖人不以人廢言亦取秦穆悔過之意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於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纂註復齋董氏曰穆王命君牙曰心之憂危若蹈虎尾命伯冏曰怵惕惟厲此即位之初知以父雠爲恥故言如此然終穆王之世復雠之事無聞焉二篇之書豈果出穆王之口也哉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

僕凡從王者承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固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救亦豈小補哉

纂註 陳氏大猷曰聰明自其質之生知者言之齊聖自其德之充於極至者言之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答報逆下之數奏君之起居號令皆與有職焉呂氏曰文武動容周旋何嘗不中禮號令何嘗不善令必先言近臣承弼之功而後及此蓋左右交脩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相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又曰世主出入起居漫不加省徒欲謹於議令之時所謂咸其輔頰舌感人之末者也民若邦休豈口舌所能辨哉林氏曰左右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蠧矣故須小大忠良必萃僕皆正人而後可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

其不及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輯録

問格其非心之格訓正恐是如格式之格以此律人之不正者否先生曰今人如言合格只是將此一物格其不正者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深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淺者銖

纂註

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予之無良予匡救其惡而不知格其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則拔本塞源末流自善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脩不逮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脩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為正漢孔氏以為太御中大夫葢周禮太御最長下又有羣僕與此所謂正於羣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為親

近也**纂註**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褻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方其進見君臣之分甚嚴未易犯其顏色及其褻近君臣之情無間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懋德交脩正侍御僕從之職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纂註**呂氏曰治有體統王雖急於求助苟徧擇之則叢脞矣故命一伯冏作大正使精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也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於此

張氏曰其惟吉士見巧令便媚爲凶人也**僕臣正厥**

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自聖自以為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敗君德為昏為虐為侈為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為害穆王獨以是儆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虐侈縱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汝無比近小人充我耳目之官導君上以非先王之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於其人之吉而惟以貨賄為吉則是瘝厥官汝大

不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纂註 呂氏曰後世近習更相表裏鮮不以利合捨人才而論貨賄近習之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成湯文武之隆未數數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陳氏經曰穆王於此及呂刑皆言貨亦可見其風俗之漸衰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卒章之命望於伯冏者深且長矣此心不繼造父為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跡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纂註 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患其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其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已則責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為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案此篇專訓

贖刑益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刑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歛民財夫子錄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三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案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脩刑辟呂後爲甫歟

䗶錄呂刑一篇如何穆王說得散漫直從苗民蚩尤爲始作亂道起若說道都是古人元文如何出於孔氏者多分明易曉出於伏生者都難

理會賀孫問贖刑所以寬鞭扑之刑則呂刑之贖刑如何曰呂刑蓋非先王之法也故程子有一策問云商之盤庚周之呂刑聖人載之於書其取之乎抑將垂戒後世乎廣蔡仲默論五刑不贖之意先生曰是穆王方有贖法嘗見蕭望之言古不贖刑某甚疑之後來方省得贖刑不是古因取望之傳看畢曰說得也無引證義剛

義剛問鄭敷文所謂甫刑之意是否先生曰便是他們都不去考那贖刑如古之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如流宥五刑之屬皆是流竄但有鞭作官刑扑作教刑便是法之輕者故贖想見那穆王胡做到那晚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志法之變處但是他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耳

纂註 唐孔氏曰書傳引此篇語多稱甫刑者呂侯子孫後改封甫如詩之生甫及申不與

我戎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人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子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猶荆與楚殷與商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為王司寇言於王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刑者故以呂刑名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惟呂命與惟說命語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為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跡遍於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為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禹曰予荒度土功荒當屬下句亦通然耄亦貶之之辭也　輯錄　東坡解呂刑王享國百年耄作一句荒度作刑作一句甚有理德明　纂註　陳氏大猷曰惟呂命此句疑有闕文孔氏曰王享國百年耄亂荒忽度時世所

宜訓刑以治四方唐孔氏曰記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爲年老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無逸言其享國皆謂在位之年此乃從王生年而數文不害意不與彼同新安陳氏曰王享國百年耄荒如舜典云朕在位三十有三載耄期耳當百年耄荒之時而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稷語可證然王功可言荒度作刑何荒度之有蔡氏只存蘇曰於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扇熏炙延及平民無不爲寇爲賊鴟義者以鴟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

劓刵椓黥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為劓鼻刵耳椓竅黥面之法於麗法者必刑之並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為差別皆刑之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泯泯昏也棼棼亂也民相漸染為昏為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呂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也動於氣臭惡之熟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為馨香而刑發腥穢也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皇帝舜也以書考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

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絕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絕之使無繼世在下國

纂註孔氏曰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為鴟梟之義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虐民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皇帝帝堯也 史記五帝本紀神農氏衰諸侯侵伐蚩尤最強暴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殺之諸侯尊黃帝為天子唐孔氏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楚語又云三苗復九黎之德鄭氏以苗民即九黎之後顓帝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 蘇氏曰鴟義以鷙殺為義如後世所謂俠也 陳氏曰罔中於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信不由中也無馨香之德而發聞者惟腥穢之虐刑觀二始字見蚩尤為作亂之始而苗民為淫刑之始 張氏曰方非也猶方舟之方 新安陳氏曰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二孔鄭

氏之說皆未敢信又案呂氏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稱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文方及誅四凶三苗居一焉蓋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曰淫為劓則椓黥曰虐與淫可見非即古之五刑必又暴虐淫過用之或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剝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能改而謂始於苗民乎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諄諄以苗民為戒乃遂用其法乎不然必矣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呂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為善得福為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

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脩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絕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焉蕩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　案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

纂註

唐孔氏曰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者令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　蘇氏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虢之亡也有神降於莘即此類也　張氏曰傳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三苗之俗

以詛盟爲事是聽命於神也姦人每假此以作亂如漢末張角謀叛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張魯起兵亦以五斗米首過於神誘人皆是也絕地天通罔有降格者絕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絕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其名字以降於在地之民　龜山楊氏曰揚子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羲近重和近黎羲和非重黎也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之官也羲和日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羲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　呂氏曰治世神怪所以不興者只爲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自然專言神怪言鬼言命　新安陳氏曰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詭昧之說輔經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旨雖窮民亦無蔽益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明明棐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使人心未知顯明之理未順彝

常之經則必感於冥昧撓於怪異重黎雖禁絕之未易行也惟明明棐常人心先正自將求之明而不求之幽於其常而不於其怪絕地天通庶其易於絕乎又案北正黎或作火正黎北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北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祕註揚子曰北正黎即火正黎也北正對南正為是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為威以察為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天地人之三禮以折民之邪妄蘇氏曰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

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命皐陶爲士制百姓於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祗德也　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吝之也是後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曰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叙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

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於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勸感動盪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於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乂於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輯錄 率乂於民棐彝是率治於民非常之事 賀孫

纂註 夏氏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有會稽川曰三江之類 呂氏曰苗既遏絕而猶有辭於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遏絕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征考之書可見當時承蚩尤之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然蠱惑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森然各有明法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於刑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抑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祠然後人爲善

其旨微矣自伯夷之典迄皐陶之刑制度文為之具也自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至率乂於民棐彝精神心術之運也茍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工役農圃胥史之事耳新安陳氏曰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葢可知表記引德威惟畏德明惟明繼之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為舜明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重黎絶地天褻瀆之禮次首命伯夷降天地人之禮又命禹除民害稷興民利夫然後始命皐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祗德勸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為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為本也曰觀於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咸庶中正曰非德於民之中曰咸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為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

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權勢之家亦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為威屈不為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豪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纂註

孔氏曰言堯時主獄非絕於威惟絕於富世治貨賄不行夏氏曰威不當絕是汝所當敬而用之者富不可不絕是汝所當忌而不用者行之汝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則汝之所為無瑕可指矣是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以善命豈私於我實我自有以致之故曰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仰合天德如所謂配天其澤仰當天意如所謂克享天心謂之配享在下豈不信哉呂氏曰訖者不行之謂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

言在身而已用刑至是則功在王室祭於大烝配享無窮矣張氏曰穆王戒典獄諄諄以富貨言當時風俗衰敝可知敬則善心生忌則惡念滅陳氏經曰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新安陳氏曰此一節孔氏以爲言堯時主獄者帝世安有務富囂獄事呂氏以爲穆王戒當時典獄者良是敬忌如康誥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罔有擇言在身並身無擇行者矣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天也配享在下與苗之無世在下對典獄者欲配享在下不至如苗之無世在下何怵於富威而不加之敬忌乎念念知有天在上且知天實在吾一心中斯爲得之 愚謂穆王諄諄以慎刑諭戒臣下

而五刑皆有贖貨莫甚焉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者矣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爲天牧民則今爾何所監懲所當監者非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播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於五刑之中惟是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貸而降罰於苗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

滅之

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理而不妄用察獄既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是人與法俱弊也　新安陳氏曰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有所監懲也伯夷典禮而言播刑之迪實難强通或謂降典以折絶民於刑是乃伯夷播刑之道未知是否庶威奪貨蔡氏分說與上文訖威訖富相照應優於諸家不斷不斷潔其所為也陳氏大猷曰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溫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上帝不蠲而絶厥世古今一律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

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勞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為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為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宥之也我雖以為辟爾惟勿辟我雖以為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永久而不替矣

纂註 唐孔氏曰格訓至至

命不知何命鄭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　蘇氏曰庶以格天命　新安胡氏曰下文有敬逆天命此則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　陳氏經曰爾當以日勤為安不至於以不勤為戒戒不勤則心有作輟而不能日勤矣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為之故以俾我然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當兢兢業業不以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於無窮者猶有望於人則吾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尚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為未足畏人雖稱美我猶以為未足美若然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方能合上天愛民無窮之心此豈非安於日勤者之所能為哉　息齋余氏曰天齊至在人且從孔說俾我句一日連下句　呂氏曰人所畏勿畏人所休勿休心不外用惟敬五刑　夏氏曰於五刑所當重者重無愧於三德之剛而剛不至於太苛所當輕者輕無愧於三德之柔而柔不至於太縱介輕重之間者無愧於三德之正直而正直不至於

偏倚如是則足以敬迎天命矣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刑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逆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也能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哉非終惟終陳氏說貫穿有味合備一說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者刑期無刑民協於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漢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決不可不盡心也

纂註　張氏曰此並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　蘇氏曰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間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運祚長短咸寄於此　新安胡氏曰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

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具備者辭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於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質於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質於過而宥免之也

纂註 張氏曰兩造非偏辭師聽非偏見一人獨聽恐聰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衆聽之也　呂氏曰獄辭所及固欲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攙一人當逮者不可闕一人又曰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德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也 纂註 孔氏曰五過之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 呂氏曰刑降而為罰罰降而為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疵病有此五者又曰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刑疑有赦正於五罰也罰疑有赦正於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 纂註 夏氏曰簡孚有

衆即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有愧則泚於此稽之不得遁矣苟無可簡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必聽竟捨之可也　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墨刻顙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

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大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　今案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剕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蘓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夫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

纂註　陳氏曰此下言贖法載於法謂之刑加於人謂之辟犯墨辟而情罪之可疑者則赦之使贖其

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倣此　夏氏曰每條必言閱實其罪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其費辭也孔氏曰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呂氏曰墨劓所增皆輕刑宮所損二百大辟所損三百皆重刑也非無增損居輕重之間者也輕罪則多於前重罪則損於舊觀其目則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則文勝俗弊亦可推矣夏氏曰上言罰下言刑者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互見其義以明刑罰之條其數一同也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姦差錯妄亂實由以生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直乃亂而爲曲也惟內察以情

外合以法内外兩盡情法相推惟詳審者能之陳氏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也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强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為闌出財物如邉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蘇氏曰察我心也法國法也内合我心外合國法乃為得之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鐵總號為金孔以此為黄鐵舜典金作贖刑者則以為黄金葢古人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黄金或稱黄鐵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

舜之宥過無大康誥所謂大罪非終者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刑故無小康誥所謂小罪非眚者是也若諸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為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

纂註 張氏曰殺人者死此上刑也然有誤殺者此適輕也則服下刑矣鬬毆不死此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者此適重也則服上刑矣用刑豈可不問情之輕重哉至於用罰亦當權其輕重情輕則罰亦輕情重則罰亦重以情為權而論疑罪之輕重則罰亦當矣刑權輕重以為上下罰權輕重以為多少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也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

罵然所罵父凡也非適重乎上服非服最上刑比之下刑爲重耳陳氏大猷曰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爲輕重也世輕世重權世變而爲輕重也王氏曰情之輕重世之治亂不同則刑罰之用當異而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則齊矣惟齊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以才也非口才辯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於差者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

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也咸庶中正者皆庶幾其無過忒也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克之也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

蘇氏曰佞口給也口辯者服其口不服其心也從其差者察之多得其情囹圄之中何求不獲因之言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林氏曰佞人禦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詣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答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呂氏曰理直者雖屢問無差錯理不直者十次說作十様非從惟從謂不從民之口乃所以從民之心因其差而察之不從其偽辭所以從其真情也陳氏大猷曰從

纂註

猶服也因其差而察之則真情畢見雖巧辯不服從者亦服從矣新安胡氏曰非從惟從諸說皆不甚通不如闕之林氏曰哀矜勿喜即此哀敬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 陳氏曰曰庶者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闕略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並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陳氏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自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自墨辟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自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自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自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

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於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辭者無證之辭也聽之爲尤難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鬻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有未詳者姑闕之

纂註

張氏曰官伯官之長前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今曰今天相民作配在下則獄

官乃配天者也　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爲配天在下當承天意無敢有受貨聽詐成私家于獄之兩辭　唐孔氏曰襄十二年左傳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故族爲同族姓爲異姓獄官致富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于獄之兩辭　梁氏曰私家私其家也　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於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爲囊橐窟穴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　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鬻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不中而天罰不極至則典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復蒙善政而在於天下矣任刑之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爲主用法以中爲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　新安陳氏曰有德惟刑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兩辭之獄每可容私家於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于獄之兩辭天報之以庶罪受貨而富若可喜計貨爲罪永可

畏也惟人在命大槩謂獄之於人乃性命之所在關繫匪輕也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兹祥刑此詔來世也嗣孫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而視之非用刑成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者乎下文哲人即所當監者五極五刑也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蓋由五刑咸得其中所以有慶也嘉善師衆也諸侯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於此祥刑中言以結之也

纂註

蘇氏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嗣孫　孔氏曰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爲之中正乎智人用刑有無窮之善名　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也苗民罔是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自中之外亦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當監豈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有意干譽

欲以德名而不足以爲德所以爲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　或曰非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我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　陳氏大猷曰此句疑有闕文　夏氏曰屬於五極附著於五刑之極處也極者乃總要綱領之地末二句總結一篇之意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未嘗不善其陷於罪惡非其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爲祥也故刑曰祥刑嘗爲之説曰民之犯刑無非惡也而謂之嘉師刑本不祥之器也而謂之祥刑能以惡爲嘉以不祥爲祥而後知用刑之道矣　新安陳氏曰折獄能繫屬於五刑之準則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五極或訓極爲中恐非決不曰極又曰咸中也徑指五極爲五刑亦恐未可師曰嘉師良民也刑曰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鑒觀於所告之祥刑也　毅齋沈氏曰嘗讀冏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

不易盩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冏也旣以怵惕惟厲自儆復以格其非心責臣冏有不欽之訓嗚呼欽哉之辭其憂思深且長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畧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儆戒者不免躬自蹈之逮其期頤篤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敬五刑以成三德與夫嗚呼敬哉之說三四致意焉雖周道自是而衰然冏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呼人心操捨存亡之變抑可畏哉　滕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矣　愚案周書未有捨文武成康而不言者穆王命君牙伯冏旣然矣獨於訓刑之作無一語及之豈耄荒而遂忘其祖歟竊意其重於贖刑則非其家法所有故遠取金作贖刑以為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者謂訓夏贖刑益本諸此則知書序决非孔子作贖刑亦非禹刑明矣且舜

既以五流而宥五刑矣鞭扑之輕者乃許以金贖所以養其愧耻之心而開以自新之路曰眚災肆赦則直赦之而已穆王乃以刑為致罪以罰為贖金既謂五刑之疑有赦而又曰其罰若干鍰則雖在刑赦皆不免於罰贖五刑盡贖非鬻獄乎自是有金者雖殺人可以無死而刑者相半於道必皆無金者也中正安在哉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

雖越先王之良法而美意尚存歟

文侯之命

幽王為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為篇今文古文皆有

纂註 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以上可以下由此而上為成康為文武由此而下為春秋為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無復有

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因循自然降為列國夫子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餘澤而流為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凌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辯也　夏氏曰古誥書自此篇以下無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苟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至盡墜奈何至魯隱初在位且五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託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絶望於平王也　新安陳氏曰此書畧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讎恥為務其戍許戍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善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廢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於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於申侯招犬戎叛弑而君臣之綱

埽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夫子始絕望於平王吾謂書終於文侯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云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愼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所脩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

纂註　張氏曰天子同姓稱伯父叔父今曰父親之之甚乎王將言已無耆壽俊之助故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

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

閔憐也嗣造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為天所大譴父死國敗也殄絕純大也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本既先撥故戎狄侵陵為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輯錄 舊讀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作一句今觀古記欵識中多云俊在位則當於壽字絕句矣 書說

纂註 呂氏曰殄資澤於下民如所謂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盜

推本禍亂所由邦本既先撥也百圍之木膏液內涸然後風得而拔之未有斯民資澤未殄而戎狄能乘之者也無競維人周室所以不競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爲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耆俊又乏拯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延頸企踵以望羣臣之助而不思反身以自强燕昭小國之君耳慨然有復讎之志而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罔或耆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　張氏曰永綏在位對上文先祖懷在位而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畀畀以位爲樂奄然無氣如此其無有爲之志可見矣哀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於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絕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

繼之而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脩完扞禦我於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纂註孔氏曰戰功曰多　薛氏曰文人謂文武與詩言告於文人同刑與儀刑文王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卣中尊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上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　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周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衞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旋旋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

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案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爲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戍申戍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歟

纂註

張氏曰文侯平王腹心之臣也當如周公留相朝廷而侯其子如伯禽與之圖復國讎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可謂不知輕重者矣　或曰平王賚文侯以秬鬯得非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公弓矢傳曰平禮也則又援此爲故事矣　呂氏曰周終於東周蓋於此書見之東遷之初大讎未報王畧未復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奔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遽自以爲足曰歸

視爾師寧爾邦兵已罷矣曰用賚爾云云功已報矣曰往哉云云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簡恤爾都勉以本邦之治王室無復事矣嗚呼周其終於東乎林氏曰書於呂刑之下有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三篇竊意周太史所藏典謨訓誥誓命之文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如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其時大誥命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之書必失亡於東遷之亂孔子既取周太史所藏斷自堯典至於呂刑而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左傳鄭子產曰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舉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是知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周流遍觀而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之末歟葵初王氏曰孔子西見趙簡子及河而反又西行不到秦則文侯之命與秦誓未必於晉於秦得之也不知林說何

據愚謂此篇書體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同其事則彼爲封建此爲錫賚耳平王幽王子宣王孫宣王承厲王之後脩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而周室爲之中興幽王繼之荒淫失道爲犬戎所殺平王尚能赫然發憤率天下諸侯以報不共戴天之讎則諸侯必有能敵王所愾而中興之功烈可以增光於乃祖矣不知務此東遷於洛惟晉焉依自幸於苟偷而不復念及君父自安於卑陋而不思興復王室此所以詩自黍離列爲國風而春秋始於平王則以王政自是不綱矣文侯非有方叔召虎之功平王所以深嘉之者不過曰汝多脩扞我於艱耳不知昭顯祖刑文武而紹乃辟者果若先正之克左右昭事厥辟否乎方當戡亂之際而使之歸方當圖治之時而遣之往賚以秬鬯錫以弓馬果何謂哉拳拳於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於不問是可忍孰不可忍而夫子猶錄其書者尚以其能錫命諸侯文武之遺澤未泯特平王自不振耳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爲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夷戎妄意其未更事且乘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案費誓秦誓皆侯國之事而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輯錄

費誓秦誓亦皆有說不行不可曉處廣

纂註

孔氏曰費東郊地名伯禽爲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之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記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之大國

不過百里云七百里者監七百里之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内更有諸侯之人也蘇氏曰費在東海郡後爲季氏邑國外十里爲郊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也張氏沂曰逸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引費誓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曰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故邪張氏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故孔子取之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朝廷爲之搖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之嗣位騤當有扈之變伯禽就封騤當徐夷之變

觀其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陣者是以知禹周公之家學蓋本末具舉而無所遺也息齋余氏曰禮記曾子問載魯公伯禽事鄭註謂伯禽封魯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是周公已死而洛誥傳中謂東郊不開任周公東征之時伯禽就國已久眞氏是之非特與記不合與此傳所引呂說亦不合矣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爲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敕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魯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者云纂註孔氏曰徂茲今往征伐此此戎夷帝王所覊縻故錯居九州之內新安胡氏曰蘇氏以徂茲猶言往者恐未然當是謂今往此地者以淮夷與徐

戎並興故也

善敹乃甲冑敿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敹縫完也縫完其甲冑勿使斷毀敿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敿楯當有紛繫持之弔精至也鍛淬礪磨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克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

纂註孔氏曰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唐孔氏曰世夲云少康子杼作甲兜鍪首鎧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以來始有鎧兜鍪之文古作甲用皮秦漢以來用鐵鎧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爲之鄭云敿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敹理穿治之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備訓具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毛傳云五十矢爲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爲束凡金爲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其文互相通

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牿牿之傷汝則

有常刑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當窒塞其擭穽一或不謹而傷閑牧之牛馬則有常刑此令軍在所之居民也舉此例之凡川梁藪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屯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

纂註

唐孔氏曰既言牛馬在牿遂以牿為牛馬之名禮冥氏掌為穽擭以捕虎豹穽地為深坑又設機其上防其躍而出也穽以捕小獸穽地為深坑入必不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穽以穿地為名擭以得獸為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為異耳杜敜皆閉塞之義張氏曰牛馬為車戰及負載之用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

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

纂註唐孔氏曰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蘇氏曰軍亂生於動故軍以各居其所不動爲法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爲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何潰亂之憂

甲戌我惟征徐戎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甲戌用兵之期也峙儲偫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外曰郊郊外

曰遂天子六軍則六鄉六遂大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牆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於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芻糧為急故皆服大刑楨榦芻茭獨言魯人者地近而致便也纂註夏氏曰不言淮夷盖前已言之唐孔氏曰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為軍一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自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云三郊三遂三郊謂三鄉也林氏曰此所謂三遂意若指魯之三軍故說者多引以為魯有三軍之證然苟指魯之軍制言謂之三鄉三遂則可謂之三郊則不可盖國必有四郊郊外謂遂其曰三郊三遂盖夷戎為寇東郊正受敵處故使此郊之民專意於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盖取給於不受敵之地也蘇氏曰無餘刑刑之不遺餘力特不

殺而已李氏杞曰常刑刑有定名者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刑之不至於死減死一等也　愚謂此國史所書而孔子存之於帝王之後者以周禮猶在魯也雖一時禦敵未足以盡魯侯之美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於此而盡其心則他可知矣即此一事而本末先後輕重緩急井然有條規模整暇魯侯其賢矣哉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鄭使告於秦曰鄭人使我掌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於殽因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

纂註　春秋僖公三十三年晉人及姜戎敗秦於殽胡氏安國傳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辭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王氏炎曰書之所取取其知悔春秋之所貶貶其悔而不改

過而不改春秋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得廢其言陳氏實曰夫子存二誓於魯以著伯禽之是於秦秦以著穆公之非伯禽之時其征徐戎奉王命以討亂華大義也襲杞之役無王擅兵雖敗而自悔其心終在於報怨夫子於書以秦誓終以見周室之不復振也夏書終於胤征商書終於西伯戡黎而周書終於秦秦誓其旨一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首之為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

之首也

輯錄 民說自若是多盤想只是說人情多要安逸之意廣

纂註 孔氏曰民盡用順道則有福多盤樂呂氏曰順理而行無非盤樂惟不皆然此憂患所由生也陳氏大猷曰如東平王蒼言為善最樂新安胡氏曰此句聱牙不如闕之

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纂註 夏氏曰若弗云來憂改過之無日也如日月逝矣歲不我與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為老成以其不就已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然尚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

纂註 孔氏曰執古義之謀人謂蹇叔等以未就我所欲反忌之唐孔氏曰今之謀人謂杞子等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

番番老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墓木既拱者我猶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前日所誇過門超乘者我庶幾不欲用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孟明詳其誓意蓋深悔用杞子之言也

纂註 葉氏曰番番如世稱皤然王氏十朋曰番番與中伯番番同仡仡與崇墉仡仡同孔氏曰旅力衆力張氏曰衆力如目力耳力手足之力既愆已皆不能及人也陳氏大猷曰旅膂通脊骨也不違中度無失也王

氏炎曰巧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爲其所奪故易辭新安陳氏曰穆公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窺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猷曰尚有之尚不欲當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尚爲朱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不可畏難而苟安三昧尚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蹇叔而卒不用也正如隱公欲傳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矣吾將老焉當授即授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速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覘之新安胡氏曰下文昧昧我思之諸家多有擬屬此章者孔氏曰以我前日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或曰我今已昧昧不復思之矣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

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語辭大學作兮休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彥美士也聖通明也技才聖德也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纂註

陳氏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其無技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美有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眞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已有矣是眞實能容非勉强也好善之利流澤無窮亦職有利即孟子所謂好善優於天下况魯國乎之意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娼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

人似李林甫後之 纂註 新安胡氏曰此章大學平天下之傳引之其形容能容不能容者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言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杌隉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 纂註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隉如臬之圮壞新安陳氏曰國之安危申繳上二章意

繫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所稱有利非如上所稱殆哉本孔註即老蘇管仲論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之意結上丈兩節有照應呂氏以一人爲穆公自謂記與書言一人皆謂天子諸侯稱一人非名也魯哀以此取譏秦穆當不其然張氏曰孔子深意若曰平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得如伯禽之用兵庶幾於王道矣又得如秦穆之悔過亦庶幾於王道矣取魯秦以補王道所以深痛王道之不復興也夫國風始於平

王春秋始於平王王道終於平王而以秦魯補之則平王之罪可勝言哉天下之亂莫大於弒君父天下之惡莫大乎安於爲弒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使平王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家庶其中興乎今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以謂如此二人猶勝於平王也宋氏曰秦有誓而書亡魯有頌而詩絕謂魯不風而頌龜山楊氏曰或謂秦誓聖人專以其悔過而取之非也書之有二誓以志帝王之誥命於是絕也聖人以恕待人於人之有過而悔嘉之可也如但以悔爲是而不問其改與不改則改過者鮮矣故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改且殺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殺人而不必死其肯悔乎戰不敗秦自以爲功矣何以知之以濟河之師知之也濟河之師何義哉養吾李氏曰或謂周書終於文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

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强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耻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之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强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平王之書續以列國而秦誓附終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之又且狄之又以尊周也天下之勢駸駸而趨於秦夫子得不見其幾微於定書創詩作春秋之際乎　愚謂此亦國史所録孔子定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而周又訖於秦葢取其悔過也自非聖人誰能無過過而能悔悔而能改善之善者也太甲悔而聽伊尹之訓成王悔而迎周公以歸不然敗度敗禮成湯之業墜矣内詛外訌文武之基墜矣悔過之功豈不大哉成康以後昭王以南征不復而穆王繼之復拒祭公之諫肆侈心而行天下不知悔者也宣王中興幽王爲犬戎所殺而平王繼之不報君父之讎忘小惠而忘大耻不知悔者也君者天下之主也心

者人君之主也君心知此天下何頼哉秦穆輕信杞子逢孫楊孫之謀固違蹇叔之諫至於喪師辱國而悔過之誓作焉使有天下國家者皆如其知過而能悔又必自知悔而能改則雖以挽回三代之治亦何難哉惜乎穆公徒悔而不能改也然夫子之微意讀書者可以深長思矣或曰周大史儋見秦穆公曰始周與秦合而別別五百歲復合合十七歲而伯王者出焉蓋秦之先君始為周西垂大夫所謂合也襄公七年列為諸侯所謂別也自襄公七年至昭王五十一年滅周凡五百一十六年所謂復合也自昭王五十一年至始皇九年誅嫪毐始親國政十七年也周之後為秦史儋固已知之則孔子其知之矣秦誓之存聖人蓋傷之也何悔過之云乎愚竊以子張問十世孔子惟即已往以驗方來故曰其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聖人亦論其理而已滛巫蠱史牽合附會之説

豈足云哉

書傳輯錄纂註卷六